

斷魂劍客俠女情

塞上云飞

著



第十六章 虎口逞雄

东方震继续关切的问：“前辈可曾听说清风寨的闻笑菊姑娘前来总坛找我？”

李姥姥立即正色道：“有哇！是左护法徐老英雄出寨迎接的，但闻姑娘说你不在总坛就走了……”

东方震忧急的说：“可是，直到今天闻姑娘都没有转回清风堂，江湖上也没有她的行踪消息……”

李姥姥神色一惊，恍然低声道：“东方少侠可是怀疑于丽珠她们那一夥？”

东方震立即道：“这次请胡女侠前来，这也是原因之一……”

话未说完，胡雪莲又恍然道：“噢！东方弟弟，你在这儿和李前辈谈吧！于丽珠还等我赴宴，去迟了怕他们起疑。”

李姥姥神色一动问：“你说他们，可是也包括她那两位来历不明的师父？”

胡雪莲立即正色道：“是呀！我这次前来的目的，就是要见她的两个师父，摸出他们的底细。”

李姥姥警告的语气正色道：“听说她的两个师父不见任何人，于丽珠是以什么理由让你能见到他们两人？”

胡雪莲毫不迟疑的说：“据于丽珠对我说，她的两个师父特别痛恨断魂剑客，而断魂剑客又杀了我们总瓢把子……”

话未说完，李姥姥已淡然道：“老妹子，我知道了，你们是想联手对付断魂剑客？”

胡雪莲立即颇有信心的说：“除掉断魂剑客何须仰仗他们两个，仅小妹和东方弟弟两人足可应付了！”

李姥姥不由看了一眼东方震，迷惑的问：“东方少侠，你们真的要联手对付断魂剑客？”

东方震一笑道：“胡姐姐的夫婿，南北二省黑道总瓢把子江云飞被他杀了嘛！”

李姥姥却语重心长的说：“老身认为，你们两位仍要三思而后行呀！”

胡雪莲听到东方震说到黑道总瓢把子时，立时觉得有些自惭，李姥姥话落，立即解释道：“不管怎么说，江云飞终归是我的丈夫，我当妻子的有责任，也有这份义务，一定要为他报仇。”

李姥姥似乎不愿意这件事情争论下去，立即连声道：“好好好，但愿老妹子马到成功！”

胡雪莲也愉快的说：“好，那我走了！”

李姥姥立即道：“我让小娟送你到码头！”

东方震却望着胡雪莲叮嘱道：“自己小心，一切按照计划行事！”

胡雪莲愉快的应了一声，迳向楼下走去。

李姥姥却望着楼下，吩咐道：“小娟，代我送你胡阿姨去朱雀堂！”

楼下即传来小娟的应是声。

也就在李小娟陪着胡雪莲走向码头的同时，神鞭徐龙浩已由暗影中走出来，快步进入李姥姥的院门内。

朱雀堂后院总监岛的小木阁上，灯光暗淡，气氛低沉，女

堂主于丽珠，既不安又气愤的坐在侧椅上。

她的两个师父，神色深沉，紧蹙着眉头，忧急中透着愤恨怨毒！

白胖老人懊恼的叹了口气，道：“你最大的错误就是让她去见李姥姥。”

于丽珠既委屈又懊恼的说：“可是，她已经被李姥姥的丫头看到了，她们以前又认识，我怎好阻止她不让她去呢！”

黑瘦老人迷惑的问：“你去时，她们真的老姐姐老妹妹的彼此招呼？”

于丽珠毫不迟疑的颌首正色道：“是呀！那老虔婆一来就把她邀进她院子里去了！”

白胖老人立即愤声道：“这就是漏洞，她们为什么不到大厅上坐？为什么要匆匆邀到她院子里去？”

黑瘦老人立即望着白胖老人纠正道：“这倒不重要，重要的是胡雪莲应该当时打个招呼，马上就跟着丽珠回来！”

于丽珠似乎还想说什么，但白胖老人已正色道：“就是呀！场面闹得那么尴尬，还有什么话叙的？这里面就有问题！”

于丽珠闹不清两个师父何以会对花中魁首的前来如此敏感，如此不安？但又不敢问。只得道：“是老虔婆看到广场上那么多人围着看热闹，就匆匆把她带走了！”

瘦老人蹙眉凝重的问：“你以前在南北二省总坛时，有没有看到或听到说李姥姥前去拜访过花中魁首？”

于丽珠一直没有说明她在南北总坛时只是一个小人物，因此不得不谎称道：“有一次李姥姥去时珠儿刚好不在总坛，也是事后才听人家说，其时前去拜访江云飞和胡雪莲的大人物太多了，珠儿那时也没有去注意这些。”

白胖老人却望着黑瘦老人道：“如根据珠儿说的情形看，

胡雪莲和李姥姥以前可能认识……”

话未说完，黑瘦老人已凝重的说：“就算以前认识，乍然见面也有些亲热的过火了。”

于丽珠深怕自己责任大，再受到两个师父的呵责，只得急忙道：“南北二省总舵被断魂剑客才挑了一年多……”

断魂剑客四字方自出口，白胖老人已猛的一拍桌子，怒声道：“不要再谈断魂剑客……”

黑瘦老人一看，赶紧咳了一声。

白胖老人一听，立时住口不说了，但是，却转首望着黑瘦老人，继续怒声道：“事到如今何必再瞒着她？纸终包不住火！”

黑瘦老人只得叹了口气，凝重的望着吓呆的于丽珠，道：“丽珠，你可知道，东方震很可能就是那个人人畏惧的断魂剑客呀！”

于丽珠听得浑身一战，险些脱口惊啊，不由瞪大了两眼，震惊的问：“真……真的？”

白胖老人沉声道：“要不，慕容芳怎肯嫁给他一个穷小子，还任命他为天水帮最具权势的总督察？”

于丽珠愣愣的想了想，惊悸的自语道：“原来是这样子呀？”

白胖老人哼声道：“你现在才明白？”

黑瘦老人忧急的解释道：“如果她和断魂剑客联手来对付我们，我们那里还有命在？”

于丽珠一听，这才恍然明白，原来这两个神秘兮兮的老东西，是在这儿躲避断魂剑客的追杀呀”

她虽然想通了这一点，但却不解的问：“可是，江湖上没有那一个人见过断魂剑客，也没有人知道断魂剑客长得什么

样子，两位师父怎的知道东方震就是断魂剑客呢？”

白胖老人一听，立即暴躁的怒声道：“这你就不用问了，我和你皮师父虽没亲眼见过，但总错不了！”

于丽珠听得目光一亮道：“既然两位师父也没见过断魂剑客，我们何不在胡雪莲的口里诈她一诈呢？”

两个老人同时迷惑的问：“怎么个诈法？”

于丽珠正色道：“当然先说她和东方震相处了十多天，有没有感情进展呀？什么时候再上花轿呀……”

话未说完，白胖老人已沉哼道：“简直是胡扯，如此一来，明显的咱们对她起了疑心，那还谈什么合作？”

于丽珠立即解释道：“以前是因为她说东方震的武功不输于断魂剑客，所以珠儿才答应与她合作呀，如今，既然知道了东方震就是断魂剑客，她对我们已完全没有了利用的价值。”

黑瘦老人虽然忧惧胡雪莲前来有所企图，但也只是揣测而已，而对她的艳美却早生绮念了。

他故意望着于丽珠，问：“你认为她的武功如何？”

于丽珠自觉现在武功已远超过胡雪莲，因而轻哼一声道：“以前也不过和珠儿在伯仲之间，现在她当然就差得更远了……”

黑白两个老人在传授于丽珠武功之前，曾以要她当面施展过拳掌刀法和轻身功夫，知道她这时说的话不实在了。

白胖老人未待她说完，已沉声道：“照你这么说，她双刀无敌，威震南北的声誉，岂不是浪来的虚名了吗？”

于丽珠立即正色解释道：“师父有所不知，珠儿身在南北二省自然知道，所谓的双刀无敌，大都是畏于她是总瓢把子的夫人，没有人敢打过她，为了自己的生命前途，只有自己

佯装认输，她的双刀无敌雅号也就被叫响了……”

黑瘦老人觉得于丽珠的话也不无道理，因而缓缓点了点头。

白胖老人见黑瘦老人缓缓点头，因而也没有再说什么。恰在这时，小木阁下的花径上已传来一阵急促的奔跑声！黑白两个老人立即凝神静听。

接着下面传来女警卫的警告声：“两位师祖在上面正与堂主议事，不可慌张奔跑！”

话未说完，下面已传来一个男子急促声音道：“请回禀堂主，那位胡女侠已由总坛码头上船，就要过来了！”

于丽珠一听，飞身就要纵向阁栏！

白胖老人却沉喝道：“慢着！”

于丽珠急忙刹住身势，先向着木阁栏下吩咐道：“等一等！”

白胖老人继续沉声道：“她不会这么快就过来，告诉下面的人，胡雪莲来时，直接将她引到你的楼上去！”

于丽珠应了声是，立即望着阁下吩咐道：“江夫人来时，请她先到我楼上坐！”

话声刚落，阁下已传上来报讯人的恭谨应是声！

白胖老人一等于丽珠走进来，立即凝重的沉声问：“你自信武功能胜过花中魁首？”

于丽珠毫不迟疑的说：“珠儿有绝对战胜她的把握！”

白胖老人一听，立即赞好道：“既然你这样有把握，稍后为师两人隐身在你的住楼附近，然后再看情形暗中指示你……”

说此一顿，特地正色道：“你必须身带兵器，一旦为师发现她有重大嫌疑，珠儿定在三招之内斩下她项上的首级！”

黑瘦老人立即正色警告道：“你也不必逞能好强，如果她并无可疑之处，我们正好利用她仇恨断魂剑客的心理去刺杀东方震！”

于丽珠只得道：“是，珠儿当然要听到两位恩师的指示才下手。”

黑瘦老人立即赞许的微一颌首道：“好了，你去吧！稍时我和你苟师父自会前去支援你！”

于丽珠恭声应了个是，同时躬身行礼，随即飞身纵出阁门，足尖一点阁栏，迳自纵落阁下，直向前面快步走去。

胡雪莲登上小渡船，向着亲送她到码头的李小娟挥手说了声明天再见，立即站在了船头上。

由于是专为她派的小渡船，所以只有她一人。

胡雪莲深知处境险恶，随时有被杀、中毒或暗算偷袭的可能，所以她特别提高了警惕。

虽然，她和东方震已把所有可能发生的状况和问题，都已有了反覆的演练和对策，但是，意想不到的事情，依然随时可能发生。

就以他们两人这次前来张渡湖来说，除了山区，她和东方震都是各自分开赶路。

由于东方震绝对不能让丐帮的弟子和于丽珠的心腹发现，他几乎都是深夜越野飞驰，因而，他们常常要到深更半夜才能根据记号在客栈房中相会。

胡雪莲当然要利用这个极佳机会与东方震亲近，因而她每到一处客栈，她都住间单身客房，让东方震必须和她同时盘坐床上调息，或倚墙和衣而睡。

她早已清楚东方震是位正直君子，因而自矮峰竹林小楼上起，直到现在，她从不去想，在东方震身上更进一步得到什

么。

她现在感到非常满足，只要能 and 东方震在一起，便感到无比的幸福，觉得人生充满了甜蜜。

她愿意为东方震牺牲一切，原意为他而死。但她也不愿平白的死，因而失掉东方震。

她的目光凝视着朱雀堂客厅上的一排纱灯，心里盘算着心事，她看到厅上有人影活动，只是不知道这些人中，有没有于丽珠。

她虽然很想知道，却不敢运集目力，因为她怕犀利的目光发泻，让于丽珠发现她有惊人的深厚功力，不但让于丽珠等人提高了警惕，也很可能让于丽珠因妒嫉而向她暗下毒手。

她觉得应付于丽珠和两个来历不明的老人，可能不太困难，但要于丽珠等人的口中探出闻笑菊是否在他们的手中，实在太难了。

东方震曾经一再警告她，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和时机，绝不准在于丽珠三人面前提到闻笑菊失踪的事。

胡雪莲盘算中，不觉已到了朱雀堂的小码头。

那个牛执事早已候在码头上，一等胡雪莲纵下船来，立即抱拳含笑道：“我家堂主早已吩咐下来，请胡女侠直接到她院中欢叙！”

胡雪莲谦和的应了一声，即由牛执事引导着，经过空场，穿过客厅，直向于丽珠的住宿独院走去。

一路上灯火明亮，警卫森严，几乎每一处门楼要口拐角处都有人把守。

胡雪莲一看这情形，心中暗自焦急，断定稍时东方震前来，恐怕很难接近于丽珠的住宿处。

于丽珠的独院门楼下已经悬了四盏纱灯，但院门的两边

还架了两盏漆有朱雀堂字样的雪白大纱灯。

尚未到达门楼前，四个背刀女警卫中的一人已急步迎下阶来。

其余三人则躬身肃立，以示行礼。

胡雪莲一到门前，迎上来的女警卫已抱拳恭声道：“我家堂主已恭候胡女侠很久了，请随小婢来！”

说罢，微躬着上身在前侧引导。

牛执事赶紧向着胡雪莲拱手道：“胡女侠如无吩咐，在下回去了！”

胡雪莲立即含笑谦声道：“谢谢牛执事，明天见！”

由于门楼下灯光明亮，胡雪莲的灿然一笑，却令牛执事看得一呆，心神同时一荡！

所谓“灯下看美人”，当真是“颜色添七分”！

牛执事也曾风闻花中魁首的艳名，但由于胡雪莲来时已经日暮，又没敢正眼看她一眼，以致未曾发现她竟是如此艳丽、迷人！

胡雪莲对这种目光已司空见惯，因而也并未介意，转身向门楼内走去。

牛执事并没有马上走，他的两道炙热目光，依然直盯在胡雪莲婀娜多姿的身材上。

他痴痴的呆望着，心里在想，这样美貌艳丽的女人如果能够亲一下，就是为她马上死也值得了。

胡雪莲的功力已非昔比，她虽然走进了门楼内，依然感应到牛执事仍站在原地没动。

由于身在虎穴，步步危机，她本能的回头看了一眼。

她发现牛执事仍站在那儿痴呆的望着她，那副神态非常可笑，因而不自觉的绽唇笑了，但她也加速了步子向内走去。

牛执事看得心头一热，不自觉的脱口急呼道：“胡女侠！”

胡雪莲闻声止步，回头“嗯”了一声，看到牛执事正神情急切，暗透焦急的望着她，似乎有什么急事本要告诉她。

但是，就在她“嗯”了一声，等候他回答的同时，却发现牛执事浑身一战，面色大变，立即急忙对她道：“噢！女侠如果有什么事，尽管派人通知我去办，我们堂主命令我负责接待你……”

胡雪莲乃非常聪明，机智之人，她立时惊觉到牛执事的话意中有什么警告和暗示。

她心中一动，以更亲切的笑面，更娇美的声音，感激的说：

“谢谢你，有事我会去拜托你！”

话未说完，牛执事已慌张的连声应是，转身匆匆走去，不知道他是否将话真的听进耳里。

胡雪莲看在眼里，心中好生诧异，更加提高了警惕，但她依然神情愉快的向门内走去。

由于牛执事的失态，她立即按照东方震事先对她的指示，不停的在心里变换着传音心法，以便测知于丽珠学习的究竟是那一种传音功夫。

一绕过迎壁，灯光更为明亮，只见正楼和左右厢楼的上下两层，悬满了雪白耀眼的纱灯，灯光遮蔽了天上的星光，根本看不到夜空。

只见每座楼廊下都站着两名背系单刀的女警卫，于丽珠虽然穿着堂主的衣服，背后的柳叶刀却悬在了腰际。

只见于丽珠含笑立在楼门口，一个中年妇女和四个侍女分别站在她的身后。

于丽珠一见胡雪莲，立即愉快的笑着说：“姐姐怎的这么

快就回来了？”

胡雪莲也爽朗的笑着说：“还不是怕你等的太久，谈了几句陈年旧事就回来了……”

话未说完，耳畔蓦然传来一个苍老细小声音“……什么陈年旧事”

胡雪莲知是传音，而她运转的心法正转换为“密宗”，心中一动，立即将心法停止在密宗心法上，同时，她也到了于丽珠的身前。

于丽珠果然含笑问：“姐姐，不知和李姥姥谈了哪些陈年旧事，能否告知小妹？”

胡雪莲一听，立时警觉到于丽珠的两个师父可能就隐身在附近或楼内，正在暗中观察她的言词和举动。

心念电转，故意将神色一沉，以懊恼的口吻说：“不提也罢，这个老度婆看起来满亲热的，其实，都是表面功夫！”

话声刚落，她的耳畔又传来了那个苍老细小声音道：“继续追问她什么事！”

于丽珠脸上绽着微笑，先肃手请胡雪莲进楼入座，这才含笑问：“什么事闹得不愉快？看样子你好像很生气？”

胡雪莲坐在大椅上，故意将身形向后一躺，接着又站起来，一面解开胸前的系刀绒绳，一面正色回答道：“坦白对你说，我这次前来，一方面是来拜望你的两位异人师父，一方面是来找李姥姥问件当年的老事情……”

说话间已将背后的双刀解下来，顺手放在椅后的亮漆条几上。

于丽珠一看胡雪莲将兵器卸下来，完全把她看成了心腹知己，疑心先已解除了一半。但她仍没忘了继续问：“什么老事情？小妹知不知道？”

胡雪莲故意坐在椅上，正色兴浓的说：“说真的，我倒没想到你，你还记得吧？前年江云飞去河北秘密聚会，好像是为了两省各地镖局缴过路费的事……”

话未说完，于丽珠已恍然道：“是有这件事，那次好像有陈舵主等人一块儿同行，你留在总舵上镇守……”

胡雪莲立即哼声道：“这都是幌子，其实江云飞是怕我知道这一批珍宝收入的数字和密藏的地方……”

说话间，侍女已将茶点送来，并由那个中年妇人亲自将茶送到胡雪莲面前，以示尊敬。

胡雪莲赶紧刹住话头说声“谢谢”，并望着于丽珠，问：“这位是……”

于丽珠急忙含笑道：“她是我的管家王嫂！”

胡雪莲又望着中年妇人，谦声道：“王嫂，今后可能要麻烦你了！”

中年妇人王嫂立即谦恭的含笑道：“那里，能伺候夫人是婢子的荣幸！”

胡雪莲故意爽朗的一笑道：“王嫂太客气了！”

说话间，却听于丽珠传音道：“师父，她已卸下了双刀……”

传音未完，那个苍老声音已传回来道：“不要相信她这一套，说不定这是她故意耍的花招！”

胡雪莲听在心中，表面依然镇定，故意端起茶碗来喝了口茶。

她在想：人说姜是老的辣，这话一点也不假，看情形真得要处处小心，否则，很可能在毫无防措的情形下而被杀，东方震武功再高也救不了她。

只见于丽珠亲切的问：“姐姐是说，那次总瓢把子在河北

开会，李姥姥也去了？”

胡雪莲故意有些迟疑的说：“听说她是代表她的一位镖局亲戚去的，可是，我问她她不承认！”

于丽珠故意漫不经心地“噢”了一声，显然在等候她两个师父的反应。

胡雪莲却继续说：“没关系，反正有一半藏宝图在咱们这里……”

话未说完，传音声音又到了耳畔：“看看她的藏宝图！”

传音刚落，于丽珠已故作迷惑的问：“姐姐说的是什么藏宝图？”

胡雪莲见问，故意迟疑一下道：“好吧，反正我已是无家可归的人了，你现在武功也高过我许多，我也不准备再到处流浪了，拿给你看也是应该的，咱们姐妹也好商量一下！”

说话间，右手已解开了胸前纽扣，伸手进怀，很困难的在中衣及裹衣内掏摸。

就在这时，传音又到了：“细看她的藏宝图，可能是伪造的假图！”

胡雪莲虽然听到了，依然神色如常，顺手掏出一个紫绒小袋，看了看道：“喏，丽珠你看，就是不知另一半在谁的手里！”

于丽珠将紫绒袋接过来，入手温暖暖的，两指向袋内一挟，取出一张粘满了黑东西的薄羊皮。

就在于丽珠将图展在桌上的同时，传音又到了：“藏宝图怎样？”

于丽珠佯装细看，立即传音回答道：“是一张羊皮图，上面粘了许多黑黑的东西！”

接着声音又传来：“问她原因！”

于丽珠立即蹙眉抬头问：“姐姐，这些黑斑……”

胡雪莲毫不迟疑的说：“那是江云飞被杀时染上的血渍！”

于丽珠见上面的部分线条被污染，不由惋惜的说：“这边的线条染黑了……”

胡雪莲立即道：“那没关系，那儿可能是一处入口，进入中心藏宝处共有三个入口，如果能找到另一份，或两三份……”

于丽珠惊异的问：“还有两三份？”

胡雪莲解释道：“另一半宝图也许不一定都在陈舵主身上，说不定同去的其他人也有人持有一小部份。”

说话间，耳畔已传来声音道：“把宝图还给她！”

于丽珠立即传音问：“我们不把图留下来？”

苍老的声音哼声道：“她的小命都捏在咱们手里，你还怕她跑了？”

于丽珠一听，立即望着胡雪莲道：“以前的老夥伴都不知跑到那里去了！”

说着，已把手中的宝图送到了她的面前。

胡雪莲却正色道：“你给我干啥？我这点儿本事能保护得了它？”

说此一顿，特地又解释道：“再说，南北二省的总瓢把子都交给你了，这半张宝图当然应该由你保管！”

于丽珠听得心中一阵激动，不由惊异的问：“真的将宝图由小妹保管？”

胡雪莲一笑道：“我为什么要骗你？”

苍老声音立即道：“先留下来，回头咱们再研究是真还是假！”

于丽珠一听，立即望着胡雪莲道：“那么，小妹就先将它

收下了！”

胡雪莲却正色警告道：“从现在起，在没有找到陈舵主等人前，最好不要再拿出来！”

于丽珠一听，反而黯然叹了口气道：“那些老夥伴都怕被断魂剑客发现给杀了……”

胡雪莲听得心中一动，觉得这是一个将东方震引进来的最好机会，因而问：“两位前辈对于联合东方震围攻断魂剑客的计划，怎么说？”

话声刚落，苍老声音已传来道：“把真象先告诉她！”

于丽珠一听，立即凝重的问：“姐姐那天见到东方震了没有？”

胡雪莲正色颌首道：“见到了！”

于丽珠继续问：“你有没有和他谈这个问题。”

胡雪莲颌首道：“谈过了……”

于丽珠立即问：“他怎么说？”

胡雪莲道：“他没有说赞成，但也没有说反对，他认为武林中没有那一个人见过断魂剑客，要想围杀他必定不容易！”

于丽珠故意问：“于是，你们两人就一起去打听断魂剑客的行踪消息去了？”

胡雪莲听得暗吃一惊，她觉得东方震果然断事如神，他认为于丽珠对他们十多天双双没有行踪消息，必定已起了怀疑。

这时见问，暗喜早已有了托词，立即沉哼一声，有些生气的说：“他自己没有兴趣，悄悄的一个人溜了……”

于丽珠立即迷惑的问：“噢？你们两人不是一起离开的湖湾分舵吗？”

胡雪莲心中一惊，立即正色道：“就是呀！说来是我硬盯

着他，希望他能和我一块来见两位老人家，岂知，到了东边的山区中，一转眼他就不见了！”

于丽珠道：“可是，也没有人再看到你们两人出来呀？”

胡雪莲故意运功将面孔逼得通红，立即黯然道：“丽珠妹，我的年岁你是知道的，他比我小了好几岁，难道我还会和他做出什么见不得人的丑事吗？”

说此一顿，接着解释道：“再说，他已经是慕容芳的未婚夫婿了……”

于丽珠却哼声道：“你知道慕容芳为什么会嫁给东方震？”

胡雪莲正色道：“当然是因为他的武功不俗。”

于丽珠立即加重语气道：“哼！告诉你，东方震就是断魂剑客，断魂剑客就是东方震！”

胡雪莲听得浑身一战，面色大变，啊了一声，顿时呆了！她听了这句话，就象平地霹雳！

她的确还不知道东方震就是断魂剑客，而且，连想都没有这样想过。她做梦都没想到，自己痴爱的心上人，曾为她打通了任督二脉，增长了功力，又传了她三种传音功夫，教了她一套惊虹刀法和奇幻步、弹指功的东方弟弟，竟然是日夜找寻的仇人断魂剑客！

回想一下沉鱼儿，她是唯一和断魂剑客见过面而交过手的人。

沉鱼儿为什么落发为尼？她为什么听说东方震和慕容芳一块儿离去就投湖自杀？

现在她明白了，沉鱼儿固然痴爱着东方震，而东方震也很喜欢沉鱼儿楚玉娇。

她可以根据东方震听到沉鱼儿落发而喝醉酒的痛苦神情来证明她的正确想法。